



巨贊法師全集

張瑞齡題

第二卷

主編·朱哲



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
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(CHINA)

巨贊法師全集

張瑞齡題

第二卷

· 主編 · 朱哲

· 副主編 · 李千 馬小琳



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
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(CHINA)

佛 教 史 传

释迦牟尼的本生故事

一、舍身救人

当释迦牟尼还在往劫因位之中，即在还未成佛的遥远过去，曾经是一个虔诚的佛教信徒。有一次，他和五百人入海采宝，获得珍珠宝贝很多，满满地装载了几大船，可是引起海神的愤怒，兴风作浪，白浪如山，眼看着就要翻船，同归于尽。同行的人一个个吓得面无人色，仰天哀哭，但又无计可施，无法可想。真是呼吸存亡的生死关头。

那个佛教徒心里也很着急，一面又想到学佛一场，所为何事？现在大家快完了，如果佛法在这里不能起什么作用，那末所谓佛教徒也不过是徒有其名，而无其实，如何对得起佛陀，如何对得起自己当初发心的心愿呢？听古老传说，海神最忌鲜血和死尸，要救大家，只此一法。他想到这里，就赶快跑到舱里去拿了一把锋利的尖刀出来，对大家说：“你们赶紧把我的两脚捏住，我要割裂我自己的身体，把鲜血洒到海里去。”当时大家吃了一惊，但知道他是为了救大家才那样做的，所以就把他的两脚捏住。他马上用尖刀把左臂砍下来，鲜血就像泉水一样涌流入海，把海水染得猩红。风浪也就逐渐减弱。随后他挣脱了两脚跳入海里，海浪好像因为他的勇敢牺牲感到不安，不自觉地安静了起来，五百人就此出险，毫无损伤地走回家去。

这段故事见《六度集经》卷六。

二、狮象杀龙救一国

从前有一条毒龙假装着非常良善的样子取得国王的信任，国王就把它安置在京城里面，并且供养得非常优厚。毒龙得到了这样的好处，本来面目就暴露出来。起先要国王每天给它许多牲畜吃，后来又要吃小孩，百姓们不肯送小孩就硬抢，抢了小孩又吃大人。百姓们恐惧得不得了，想了许多办法都无济于事。

这个消息传到了附近的一个山里去，被一只狮子和一只象知道了。狮子就对象

说：“毒龙那样凶恶，如不除掉它，全国的百姓都要遭殃。我想去除掉它。恐怕不是他的敌手，徒然送死。希望你和我同去！”象回答说：“除掉它不就是杀死它吗？杀，可不是玩的，要偿命！”狮子说：“我们如不去杀死它，它就要吃尽全国的人，这个罪孽多么大呀！你忍心看着全国的百姓被吃掉，毒龙造下弥天大罪吗？”象被狮子一点醒，就勇气百倍地跟着狮子进城。

百姓们看见狮子和象气势汹汹地进城，认为是毒龙的同党，更加骇怕，大家就赶紧避开。狮子和象一直找着了毒龙。毒龙正在吃人，并没有防备狮象的袭击，象走上去就用鼻子卷住毒龙的前脚，狮子跳到背上去，张口就咬，毒龙知道事情不妙，挣扎苦斗，直斗得天昏地黑、血肉横飞。结果毒龙被狮子咬死。狮子和象也被毒龙咬死。可全国的百姓都脱离了苦难，国王也下诏罪己，改邪归正。

这一段故事也见于《六度集经》卷六。据经上说，狮子是释迦牟尼佛的前身，象是弥勒菩萨的前身。

三、半偈舍身

从前，在雪山里面住着一个品行纯洁的人，求真理的心也非常迫切，可是不知道什么是正道。有一天，在路上遇着一个相貌非常凶恶的人，心里有点骇怕，不敢招呼。那个人看见他有点躲躲闪闪，故意拦住去路不让他走，并且对他念了两句偈：“诸行无常，是生灭法。”他听见了这两句偈，觉得很有道理，再想一想，更觉意味深长，心里非常高兴。四边望望，除了那个相貌凶恶的人，更没有别人，但又不相信相貌那样凶恶的人会念出这样有意义的偈语出来。再望望四边，实在没有其他的人，就大着胆子上前作礼和请问道：“先生！刚才两句偈是你念出来的吗？”那个相貌凶恶的人点了点头，他就倒身下拜，竭诚赞叹说：“你念的这两句偈，好像久旱的甘霖，病人的良药；又好像暗路的明灯，大海船上的舵师。请问你是从哪里听来的？可惜只有半偈，还有一半你是否也晓得？”那个相貌凶恶的人听了他的问话就大声吆喝道：“陡！你问这个干吗？我饿了很久找不到东西吃，心烦虑乱，念这两偈句，你怎么当起真来！”他颜色更和，情辞更切地恳求那个人道：“先生！还有半偈你如果对我说了，我非但供养你上好的饮食，还愿意终身做你的弟子。请说罢，我恳求你！”那个人听了又复哈哈大笑道：“你说得倒好，可知道我要吃什么东西？我吃惯了人的热血和暖肉，你有吗？你肯吗？”他稍稍考虑了一下就对那个人说：“先生！下半偈的道理比生命还宝贵，我愿意把这个身体供养你。”说罢就把上身衣服脱下来铺在地上，请那个人

坐着，然后自己合掌跪在前面。那个人说了下半偈两句：“生灭灭已，寂灭为乐”，就要他践约。他静静地思惟了一下，欢欢喜喜地礼拜了站起来对那个人说：“先生！谢谢你的教导，使我知道了天地间最真实的道理。我现在心里非常清凉和快乐，一点没有恐怖或烦恼，应该酬谢你。先生！请你接受我的供养！”他就爬上树去，投身而下。谁知那个相貌凶恶的人是天神变化了来点化和试验他的，所以他没有着地就被接住了。

这一段故事见大般涅槃经卷第十四。据经上说那个求半偈的人也是释迦牟尼佛的前身。释迦前身为半偈故肯舍身命，所以超越十二大劫，在弥勒菩萨之前成佛。

从上面三段故事，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，从凡人到成佛，不是清闲自在而是艰苦奋斗的过程。在危难中，能够牺牲自己生命成全人家的人才能成佛；大敌当前，能够奋不顾身为民除害的人才能成佛；虚怀若谷，服从真理，乃至以己身作供养的人才能成佛。在佛的脑子里没有一毫为己的打算，没有什么叫做困难。只要众生需要，只要对众生有益，佛都可以牺牲，佛都可以去做。这才是“无我”，这才是“了生脱死”，这才能够达到常乐我净的涅槃。现在，我国在抗美援朝的斗争中虽然取得了伟大的胜利，但帝国主义的毒龙还在竭力挣扎，拼命与和平为敌。佛教信徒如果真是愿意学佛的话，那末，狮象杀毒龙的佛本生故事是值得注意的。又伟大的五年计划也已经取得了初步的胜利，但在发展的道路上并不是没有困难，或者还有暗藏的匪徒从中破坏。佛教徒如果能够取法于因位的菩萨，献身于祖国的建设事业，那也就是为自己建筑了成佛的基础。又社会主义改造包括我们佛教徒在内，而只有认真、虚心和服善的人才能接受真理，轻松地愉快地进入社会主义社会，所以“雪山半偈”的故事对我们佛教徒来说，也有很好的启发作用。佛的本生故事很多，这里不过千百分之一，但佛之所以为佛，从这几个故事里也可以看得明明白白。知道了佛在未成佛前如何立身行事，我们也就知道如何做佛教徒了。

（原载《现代佛学》1954年1月号，署名鉴安）

多才多艺的释迦牟尼

当释迦牟尼已经满了七周岁的时候，他的父亲——迦毗罗国的净饭王召集宰相百官商议道：“太子已经满七周岁了，应该开始读书。在我们国家里面，谁最有学问，可以做太子的教师，大家不妨举荐出来。”百官们听得净饭王的吩咐，彼此慎重地交换了意见，由宰相出来对净饭王说：“在我们国家里面，有一个叫做毗奢婆蜜多罗的学者最有学问，他懂得各国语文和各种学说，可以做太子的教师。”净饭王当时就派了专使去召请毗奢婆蜜多罗。好在毗奢婆蜜多罗的住处不远，不消半天，他就到了净饭王的宫中，净饭王用非常尊重的礼节接待他，还很温和地问他道：“太子满七周岁了，我想请你把所懂得的一切技艺、各国语文开始教他，你愿意吗？”毗奢婆蜜多罗回答说：“谢谢大王的恩典，要我来担当这样光荣的任务，我是非常愿意的。听说太子聪颖绝伦，将来一定是一位贤明的君主，我愿意尽我的能力教育太子。”净饭王听了毗奢婆蜜多罗的回答非常高兴，就叫太卜占选了一个吉日送太子上学。

上学那一天，净饭王遵照印度的习惯，举行了盛大的宴会，当时在宗教方面、政治方面有名望、地位的人都参加了那个宴会。净饭王当着大众说明太子上学的事由之后，就把太子付托了毗奢婆蜜多罗。另外还留有乳母侍奉太子，王族的许多子弟，年龄相当的，也陪着太子一同读书。太子把檀香木和金银等七宝做成的书板恭敬地献给老师，同时请问老师道：

“我在宫中听说各国语文有：梵书、佉留书、佛迦罗书、安佉书、曼佉书、安求书、大秦书、护众书、取书、半书、久与书、疾坚书、陀比罗书、夷狄寒书、施与书、康居书、最上书、陀罗书、佉沙书、秦书、匈奴书、中间字书、维耆多书、富沙书、天书、龙鬼书、提查和书、真陀罗书、摩体勒书、阿须伦书、迦楼留书、鹿轮书、言善书、天腹书、风书、降伏书、北方天下书、拘那尼天下书、东方天下书、举书、下书、要书、坚固书、陀阿书、得画书、厌学书、无与书、转数书、转眼书、闭句书、上书、次近书、乃至书、度亲书、中御书、悉灭音书、电世界书、驰叉书、善寂地书、观空书、一切药书、善受书、摄取书、皆响书等六十四种，不知道老师要教我那一种？”

毗奢婆蜜多罗听得太子那样一问，心里有说不出的欢喜和敬佩，就格外用心教导太子。太子的天分固然很高，同时也非常用功，所以非但成绩超出一般同学，并且还能够帮助同学们学习。

太子学习语文大约到了十岁的时候，净饭王又聘请了当时著名的武师——孛提婆教太子兵法和步象车马、刀槊弓箭的武艺。同时还学习天文、祭祀、占察、兽音、咒术、算术、歌舞、雕刻、绘画、染衣、合香等等杂技，这样一直学到十九岁。

释迦牟尼十九岁的那一年，净饭王又召集大臣耆旧商量道：“大家恐怕还记得，太子初生的时候，善于看相的婆罗门阿私陀曾经说过，太子如果在家可以做转轮圣王，如果出家一定成无上道。我们现在想什么办法使太子不想到出家？”大家就异口同声地说：“太子已经长大了，应该赶紧替他选妃完婚。”净饭王同意大臣们的意见，又经过仔细的选择和考验，认为释种摩诃那摩的女儿耶轮陀罗够条件。净饭王就派了国师去和摩诃那摩商量，可是摩诃那摩说：

“大王的美意，我固然不应违抗，但是太子生长在深宫之中，不一定精通文武各艺。我曾经发过誓言，不愿意把耶轮陀罗许配给没有技艺的人。请你回去禀报大王，并请求大王宽恕我和耶轮陀罗。”

国师把摩诃那摩的话回禀了净饭王，净饭王非常烦闷，郁郁不乐。太子看见父王举止失常，再三请问，净饭王才把缘由告诉他。太子就微笑着说：“那末，就请父王下令全城，让有文武绝技的人和我比试吧！”净饭王惊异地问道：“比试不是开玩笑，你真能和人家比试吗？”太子给净饭王以肯定的回答。净饭王就派人摇着铃满城宣布道：“从今天起，再过六天，悉达太子愿意和人家比试文武各艺，有本领的人可以前去报名。”到了第七天，太子为首率领一班同学随着净饭王出城驾临比赛场。参加比赛和看热闹的人真是人山人海，拥挤不堪。首先比赛书法，由毗奢婆蜜多罗作评判，太子最胜最上。其次比赛算术，请当时最有名的算学大师颯顺那作评判。颯顺那先叫一个最精通算术的人和太子对算，比不上太子，依次又叫两个、三个以至一百个精通算术的人和太子对算，也比不上。这使全场的人大大地吃了一惊。颯顺那就向净饭王祝贺道，大王洪福，生得这样聪睿大福德的太子。净饭王怡然微笑，对太子说，“你能和算学大师比赛吗？”太子点点头，算学大师颯顺那已经知道太子的本领非凡，现在要和自己比赛，那敢怠慢，就很谦下地问太子道：“请问太子，万万为亿以上的数字不知曾经学过没有？”太子回答说：

“一百的十万倍是拘致（千万），一百拘致是阿由多（十亿）一百阿由多是那由他（千亿），一百那由他是波罗由他（十万亿），一百波罗由他是恒迦罗

(千万亿)，这样百倍进位二十一次的数目是婆罗极叉，知道了这个数目字，可以算出须弥山的斤两。此数以上还有一个叫做阿伽婆婆的数目，可以用来计算一恒河乃至万万恒河的沙数。此数以上还有更大的数，叫做波罗摩窣毗婆奢。”

太子说到这里，颯顺那打断了他的话，说道：“太子把数目说得非常清楚，我们大家都佩服，可是用微尘计算的方法怎样，也想请教请教。太子应声就说道：

“七微尘成一窗尘，七窗尘成一兔尘，七兔尘成一羊尘，七羊尘成一牛尘，七牛尘成一虬，七虬成一虱，七虱成一芥子，七芥子成一大麦，七大麦成一指节，七指节成半尺，两半尺成一尺，二尺成一肘，四肘成一弓，五弓为一杖，二十杖为一息，八十息为一拘卢奢，八拘卢奢为一由旬。此阎浮提纵广七千由旬，西瞿耶尼八千由旬，东弗婆提九千由旬，北郁单越一万由旬。谁能算出我们这个世界上面共有几许微尘？”

颯顺那回答说：“聪明的太子，大德的太子，听你这样一说，我也糊涂起来了，其他的人当然更加不能回答你的问题。你的算术不但在我们国内没有人比得上，恐怕在整个世界上也没有人比得上的。”书算比赛完毕，又比歌舞、绘画、雕刻、染衣、合香等伎艺，也是太子第一。最后是比武。太子用他祖父师子颊王遗留下来无人能开的硬弓，射穿安置得很远的铁鼓，又射穿并排的七颗树，七个铁猪，七口铁瓮；又能脚踏象牙，跳上象顶；手执刀槊跳过六马，骑第七马，都没有人能够比得上他。经过了这场盛大热烈的比赛，迦毗罗国全国的人民才知道净饭王的悉达太子，原来是多才多艺、文武双全的非常人。摩诃那摩也就同意把他的爱女耶轮陀罗许配太子为妃。

上面所述释迦世尊出家以前的故事，大体根据《佛本行集经》卷十一、十二，《普曜经》一卷三。从这许多故事上面，我们可以知道，佛的智慧威德原来是从博学多闻、苦心钻研而来的。宋赞宁《僧史略》中说：“祇洹寺中，有四吠陀院，外道以为宗极。又有书院，大千界内所有不同文书，并集其中，佛俱许读之。”这话可能是有根据的。可是一般佛教徒非但不注意这许多事情，也没有人照着佛的榜样去做，反而鄙弃世学，忌嫉多闻，走上神奇偷懒的路子，希望一觉醒来，明天就成了佛。结果，对于世间的道理既无一所知，就连真正的佛法也被排斥在九霄云外，佛教不就是这样衰落下来的吗！现在，在总路线的灯塔照耀之下，全国人民都要各尽所能参加祖国的伟大建设工作，对佛教徒来说，多才多艺的释迦世尊的真精神，在这时候活现在佛教徒的身上，可能为佛教和全体佛教徒争取光荣的。

宁静和乐的原始僧伽

—

释尊成道以后不久，在舍卫国清信园林鹿母讲堂说法，那时有两个婆罗门倾听了释尊慈祥恺切的诲示，又看见佛弟子们肃穆和合的生活情况，发恳切心，要求出家，就得到释尊的许可，改变婆罗门的种姓而成为沙门。那两个婆罗门的名字，一个叫婆悉吒，一个婆罗堕。过了几天，释尊从静室出来，在讲堂上缓步经行，婆悉吒看见了就赶紧去招呼婆罗堕道：“世尊从静室出来，在讲堂上经行啦，我们快到世尊那边去，或者可以听到世尊说些什么！”婆罗堕听婆悉吒那样一说，也就很兴奋地和婆悉吒一同到释尊那边，头面礼足之后随着释尊经行。释尊微笑着问他们道：

“你们两个人本来是婆罗门，现在信仰三宝随我出家了，其他许多婆罗门恐怕是要责怪你们的吧？”

婆悉吒和婆罗堕同声回答道：

“是的，世尊。我们蒙您慈悲摄受，能够出家修道，心里实在非常感激，可是其他许多婆罗门并不明了，时常挖苦和攻击我们。”

释尊听了婆悉吒和婆罗堕的回答，微微地笑了一下又委婉地问他们道：

“婆罗门怎样挖苦和攻击你们的呢？”

那两个人经释尊一问，都非常激动，婆悉吒抢着回答着：

“他们说，世间上只有婆罗门最尊、最贵、最清白，其余都是卑劣下贱和污浊的。婆罗门种从梵天的口里生长出来，非但在现世间可以得到清净解脱，将来也永远是清净解脱的。你们舍弃了清净的种性去跟瞿昙出家，真是莫名其妙。世尊！他们就是这样挖苦和攻击我们的。”

释尊站着听完了婆悉吒的话，面上显得更加尊严和慈霭了，好像刚从海面上升起来的朝阳一般。他首先用感叹的口气对婆悉吒和婆罗堕说：

“那许多婆罗门真是愚冥无识，好像禽兽一样。他们自己以为是世间第一等人而把其余的人都当作卑劣下贱，所以制造了从梵天口里生长出来的神话，作为自己

得到清净解脱的护身符，这是多么虚伪，多么白欺欺人啊！”

这时，其余的许多弟子看见释尊和婆悉吒、婆罗堕在谈论，也都静静地走来围绕在释尊的周围，释尊坐在弟子们的中心，又开始说法道：

“在我们这个真道当中，不需要种姓，也不需要妄自尊大的骄傲心。如果有沙门、婆罗门凭借自己的种姓，妄自尊大，都不能够在我们这个真道当中成无上道；反之，如果能够舍弃种姓的骄傲，则堪受正法。一般人都厌恶下流，看不起种姓低贱的人，我们这个真道当中就不是如此。现在我要问你们，四种种姓是什么？婆悉吒，你说！”

婆悉吒低声回答道：“世尊！四种种姓是：刹帝利，婆罗门，吠舍和首陀罗。”

释尊接着说：

“婆悉吒说得很对，但是我又要问你们：刹帝利种姓的人有做杀生害命、盗窃、淫乱、欺妄等十恶行的，婆罗门种姓以及首陀罗种姓的人也有做十恶行的；做了恶行必得恶报这是天经地义，古往今来不可更改的道理；如果婆罗门种姓的人做了恶行而不会得恶报，那末婆罗门才可以说自己最尊、最贵、最清白，从梵天口里生长出来，现世以及将来永远清净解脱；可是谁能保证婆罗门做了恶事不得恶报呢？”

“世尊！谁也不能保证，就是梵天也不能保证。”一个犀利的回答从坐在释尊右边的一位比丘说出来，分明是一位理解很深、信愿坚毅的大德。释尊点了一点头又说道：

“做了恶行必得恶报，做了善行也必定得到善报。如果刹帝利、吠舍和首陀罗做了善行不得善报，只有婆罗门做了善行才得善报，那末婆罗门才可以说自己最尊、最贵、最清白。当然，这也是没有谁人能够保证的。我们现见婆罗门种姓的人嫁娶生育和人家一样，他们诈称是梵天种，从梵天口里生长出来，实在是太不应该的。在我的弟子当中，种姓不同，成份也不一样，但都同样是出家修道的人。如果有人问你们是什么种姓，你们可以回答是沙门释子种姓，也就是无种姓。这个无种姓的道理是‘世间眼、世间智、世间甘露、世间法主’。如果刹帝利种姓的人、婆罗门种姓的人以及首陀罗种姓的人笃信此法，依法修行，一定能够成就道果。”

释尊说完了，就站起来缓步走入静室里去。婆悉吒和其他许多同学们互相轻声地谈论了一会儿，大家都非常愉快地走向自己的宿舍。这时，皎洁的月亮从东边的菩提树林里升起来，一片清溶的光辉映照着宁静的清信林园，人们在这里

都把世间的一切挂碍纷争忘掉了，融合在和平安乐的境界之中。（《长阿含经》卷六《小缘经》）

二

释尊有一次游化到那摩提城的犍祁精舍。早晨起来，按照平常乞食的时间，着衣持钵到那摩提城内乞食，饭食毕，走到牛角婆罗林里去。那时，尊者阿那律陀，尊者难提和尊者金毗罗三个人结伴住在那里修行。他们三个人的生活是非常和谐的，如乞食的时候有一个先回来，就把床铺好，打上水，拿出洗脚盆来，放好洗脚用的凳子、揩脚布和水瓶澡罐，然后吃饭。吃不完的，用东西盛着，盖上盖，放在桌上。自己再把钵洗干净，又洗手足，才带着坐具入室静坐。乞食回来晚的，如果所乞的东西不够吃，就把放在桌上的饭吃了，如果吃不完，就一并拿出倒在净地上或无虫的水中。然后把食具一并洗净揩干，收在一边，卷起床席，收拾洗脚用的凳子、揩脚布和水瓶澡罐，洒扫食堂，收举衣钵，洗净手足，带着坐具入室静坐。到了太阳偏西的时候，有先从静坐起来的，看见水瓶澡罐空着，就去打水，如果一个人拿得动，就一个人拿回来放在原处，如果拿不动，就轻轻地招呼一个人共同抬回来。他们每隔五天讨论一次，互相策进。那天正在讨论，释尊去了，守林的人不认识释尊，就急忙出来阻止道：“沙门，沙门！你千万不要进来，尊者阿那律陀、尊者难提、尊者金毗罗正在那里讨论佛法，你闯进去了，他们要责怪我的。”释尊微笑着回答守林人道：“不要紧，他们不会怪你的。”阿那律陀听见释尊的声音就赶紧出来迎接，并接过释尊随身带着的衣钵，跟在后面一同进去，尊者难提连忙铺床，尊者金毗罗就去取水。释尊洗了手足，坐在床上问阿那律陀道：

“你们不感觉有什么缺乏，有什么不愉快的地方吗？”

阿那律陀非常恭敬也非常畅快地回答道：

“世尊！我常常这样想，出家以来，的确得到很大的利益。我遵照世尊的教诲修‘慈’，对于一切人都平等看待，不去计较他的贤愚高下。遇到了善知识，觉得他的见解比我高明，我就丢掉我个人的意见随顺他，心里一点也不感觉别扭。”

世尊点了点头又问难提和金毗罗，得到的回答都和阿那律陀差不多。释尊欢容满面，赞叹他们说：

“善哉善哉！你们一心一师，像水乳一样融洽无间，这是你们和合安乐，没有争执的基本原因。不知道你们除了修‘慈’以外，还修习什么？”

阿那律陀简朴地回答道：“世尊！我们除了修‘慈’以外，还修‘悲、喜、

舍’和‘四禅八定’，在现法中，自知自觉，自己作证，所作已办，不受后有。”

释尊听了阿那律陀的回答，心里非常高兴，为了使他们三个人在修习上提高一步，又特地为他们说了一段法。说完了就离开牛角婆罗林回鞞祁精舍，尊者阿那律陀等三个人陪伴着释尊到达精舍以后才告辞回去。（《中阿含经》卷四十八《牛角婆罗林经》）

三

释尊有一次在舍卫国的时候，那里有两个比丘，一个叫般茶，一个叫卢伽，都喜欢无事生非。他们常常怂恿其他的比丘互相争吵，争吵发生了，就到两边去煽动、挑拨、火上加油。因此当时舍卫国的僧团没有破裂的逐渐破裂，已经破裂的不能和合，没有出事情的不断出事情，出了事情的不能一下结束。其中有老成持重的比丘知道那样下去实在不是佛教前途之福，就去告诉释尊，释尊马上召集全体僧众，当面责问般茶和卢伽道：

“你们经常无事生非，怂恿其他的比丘互相争吵，争吵发生了又鼓动双方坚持争吵，这是实在的吗？”

般茶、卢伽在大众的监督之下，无法抵赖，吞吞吐吐地回答道：“世尊，是实在的。”释尊就正颜厉色地责备他们道：

“你们还能够当得起比丘两字吗？比丘是不应该无事生非的，更不应该怂恿人家争吵。争吵可以破坏和合的僧团，争吵可以招致人家对于三宝的轻视，你们的罪过真是不小啊。大家应该为般茶和卢伽两人作‘苦切羯磨’。得到‘苦切羯磨’惩戒的人，不能够为他人授大戒，不能够为他人的依止师，不能够收沙弥，不能够教诫比丘尼；不应核重犯‘苦切羯磨’罪，不应该犯相似的罪，不应该呵责怨恨作羯磨的人，应该说清净比丘的过失，不应该违逆清净比丘；应该折伏自己，恭敬领受，否则终身不离‘苦切羯磨’。

到会的僧众遵照释尊的指示，另外开了一个会议，宣布般茶、卢伽两人的过失，并且郑重地作了“苦切羯磨”。般茶、卢伽两人听了释迦严厉的教训又受了大众的教育，流泪满面，深自忏悔，苦苦地要求大家解除“苦切羯磨”。作羯磨的比丘就去告诉释尊，释尊道：

“如果般茶、卢伽两人经过大家的教育和帮助，真心悔改，是可以解除‘苦切羯磨’的，其他的人如有同样情况，也可以解除。不过你们要记着，凡是不听教导的人，不应该为他们解除‘苦切羯磨’。解除了就应该一心和合，不再

无事生非。”

般茶、卢伽听释尊那样说了，更加感觉惭愧，更加感觉释尊慈厚如父母，就从座位上站起来，脱了鞋子，偏袒右肩，长跪在大众前面，恳求大家解除他们的“苦切羯磨”。结果大家就一致同意解除“苦切羯磨”。于是，般茶、卢伽两人愉快地随着大众走回庄严和乐的精舍。

四

舍卫国的西边有一个迦尸国，也是释尊游化的地方，那里有一个富饶的居士名字叫质多罗，在他自己的庄园附近建造一所精舍，经常供养比丘僧。有一位郁多罗比丘住在那里很久，质多罗居士对他很恭敬，供养得无微不至。有一次优波斯那比丘和他的弟子们游化到那里，质多罗居士也同样竭诚招待，并且当面约请优波斯那比丘第二天到他的家里去应供。可是郁多罗比丘不在场，后来知道了就很生气，认为他是精舍的主人，质多罗居士要供养其他的比丘，应该先征得他的同意，当时就决定给质多罗居士一个下不去。第二天，郁多罗比丘和优波斯那比丘们一同到质多罗居士家里去应供，看见准备了非常丰富和精养的饮食，更加生气，就声色俱厉地呵斥质多罗居士道：

“远道的大德比丘来到这里，为什么连胡麻的欢喜丸都不准备，这还算什么供养！”

质多罗居士本来是很诙谐的，知道郁多罗比丘又动无明火，就笑着说：

“郁多罗比丘，你不要动怒，我说个笑话给你听。北方有一个卖鸡的人挑了一担鸡回去，路上有一只乌鸦飞下来和母鸡交配了生下一只小鸡，叫起来，上一声像鸡鸣，下一声又像乌鸦叫。”

郁多罗比丘听完了笑话，气得面孔变色，顿时大发雷霆，马上就要离开那里。质多罗居士连忙陪罪，请他原谅，并且挽留他不要离开那里。央求了一次不行，再次、三次也不行，郁多罗比丘终于掉臂而去。这时释尊在舍卫国，郁多罗比丘就到那里把事情的原原本本禀告释尊，释尊召集大众为郁多罗比丘作“下意忏悔”，要他向质多罗居士下意忏悔。并且说：

“凡呵责三宝、破威仪、恶口骂比丘、破比丘利养、恶口骂居士、教居士与居士争、教居士与比丘争、教比丘与比丘争、教比丘与居士争、都应作‘下意羯磨’。作‘下意羯磨’之先，应考虑三件事情：一、居士所说是否实在，二、比丘所作是否应该，三、是否可以要比丘下意。如果考虑好了，大家同意

作‘下意羯磨’，由一位比丘领着那位‘下意’的比丘到居士那里，说明来意，并请他受忏悔。居士应该避到听不见讲话的地方，看着“下意”比丘如法忏悔。如果不受忏悔，应该再三说明，请受忏悔，如果居士无论如何不接受，可能是他凭借什么势力，别有用心，比丘就不应该在他那里住。”

郁多罗比丘听了释尊的训诲，非常感动，在大众前面承认自己的错误，同意“下意羯磨”，就由一位比丘陪着他到质多罗居士那里去。质多罗居士也知道自己那样讲笑话是不对的，现在释尊又要郁多罗比丘来求忏悔，心里感觉很惭愧，诚恳地接受了忏悔。等着郁多罗比丘如法忏悔完了，就出来向比丘们顶礼，要求郁多罗比丘仍旧住在精舍里，接受他的四事供养。郁多罗比丘从此痛改前非，在修行上进步很快。质多罗居士也愈加体会到佛慈的广大，加深了信心，对于比丘们的供养也更周到。后来郁多罗比丘很少离开那里，和质多罗居士结为生死不渝的道义之交。（《十诵律》卷三十一）

（原载《现代佛学》1954年10月号，署名鉴安）

从阿育王法敕刻文看佛陀遗教 对于印度社会所发生的影响

一

阿育王的名字，在中国佛教徒心目中相当熟悉。相传远在秦始皇四年（公元前二四三年），西域沙门室利房等十八人携带经典来到长安，虽然并未留下什么历史上的证据，而有许多人认为可能是事实，因为正当阿育王派遣大德四出弘法的时候。据《水经注》所说，后来东汉明帝时代的楚王英曾经建造过阿育王寺。《高僧传》卷十《佛图澄传》也说过：“临淄城内，有古阿育王塔。”《法苑珠林》卷三十八还说：“此汉地案诸典籍寻访，有二十一塔并是育王所造”。现在浙江宁波的阿育王寺舍利塔依旧是中国佛教徒朝拜的中心之一，所以阿育王的名字在中国佛教徒心目中相当熟悉，是十分自然的。

可是汉译的《阿育王传》或《阿育王经》上，只有阿育王的本生、皈佛以及巡礼佛迹、造塔、施僧等故事，《善见律毗婆沙》上也只记载阿育王支持法藏的结集，和派遣末闍地、摩晒陀等大德至罽宾、锡兰等地弘法的事情。对于阿育王皈依佛教之后，如何把佛陀的遗教运用在施政方面，则资料非常之少。《天尊说阿育王譬喻经》云：“王心甚解，欢喜无量，告天下侍养孤老，周济穷乏。”《分别功德论》卷三云：“昔阿育王奉法精进，常供养五百僧众，……复后四城门中给诸穷乏。”也都只是布施、救济一方面的事情，不足以见阿育王施政的大体。我以为佛教史上的护法名王，他的施政大体一定是符合于佛陀的教法的。在这全世界佛教信徒隆重纪念佛陀的时候，把中国佛教徒所熟悉景仰的阿育王的施政大体讲讲明白，借以证明佛陀的功德于万一，对于新中国的佛教信徒，可能不是没有帮助的。

要了解阿育王的施政大体，除了法敕刻文以外，恐怕没有更可靠的资料了。法敕刻文大约分为《大摩崖法敕》、《大石柱法敕》、《小摩崖法敕》、《小石柱法敕》、《石窟法敕》、《石板法敕》六大类。它的镌刻年月，大约在公